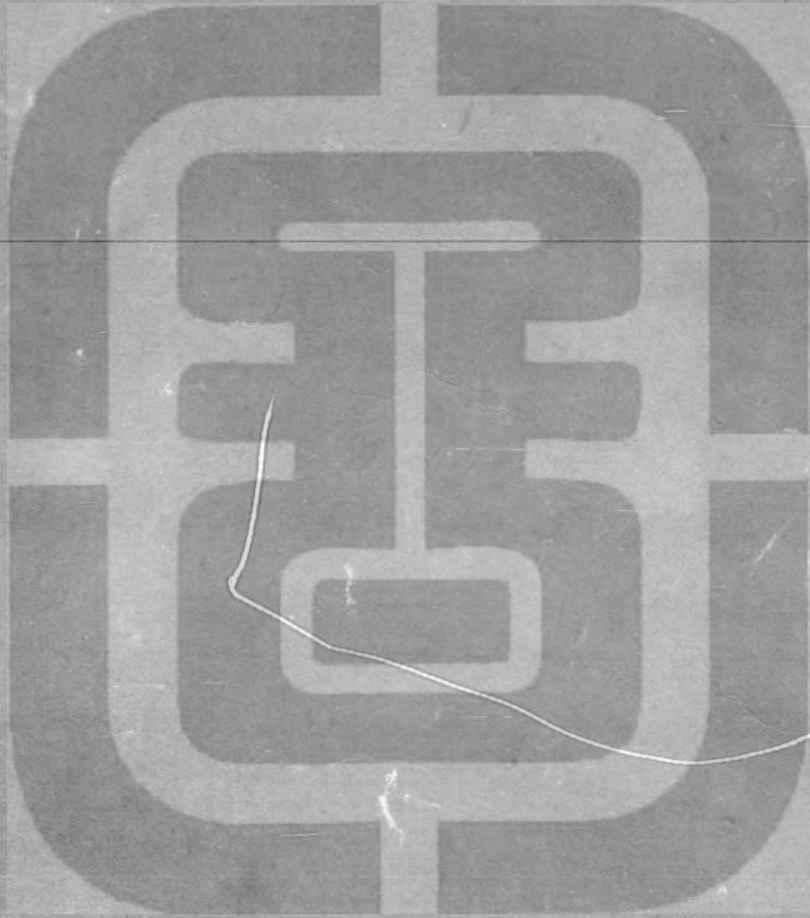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第二十一冊

鼠璞

媵妾

桃源戴埴仲培父

巢越古

鼠璞

江有汜序有嫡媵之說鄭引公羊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及引昏禮注古者女嫁姪娣送之晦翁以此詩不見勞而無怨之說以序為疑予固不敢妄議然考經傳媵特送昏之名猶喪之贈與賻史記載伊尹為有莘媵臣古史載湯婚有莘乃以伊尹為媵送女春秋載公子結媵陳婦于鄆與執虞公及并伯以媵秦穆姬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伊尹公子結虞公并伯析歸父皆嘗為媵初不言某國之女為某國之媵妾也左氏同姓媵之異姓則否不過謂

同姓至親可講媿送嫁女之禮異姓則可畧也然春秋書齊人來媵與衛晉無異辭書人不書女其事甚明矧當時魯爲弱國嘗爲齊晉所凌猶恐不屑以女爲媵齊晉大國肯以女爲魯女從妾乎古有一娶九女之事與否皆不可知攷之經傳斷不以妾訓媵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子晦庵注媵送也波來迎魚來送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釋文云媵達也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爲送以此證媵爲送益明爾雅曰媵將送也注遠于將之釋曰謂從行孫炎曰將行之送也即不指爲妾公羊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稱姜氏貶也譏以妾爲妻脅於齊媵之先者漢志謂董仲舒以嫠娶於楚而齊媵之

脅公立爲夫人此乃漢儒之論恐因詩序而訛自後記傳所載妾媵紛然矣

去國

世之去朝廷爲去國用孔子去父母國出處然今與列國時不同春秋之世去魯之齊去秦之晉可言去國旣天下一家非能比走胡南走越雖辭榮闕庭退藏巖谷何地非王土也

呼父爲爹

梁蕭愔刺荊州還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急如水火何時來哺乳我傳謂爹徒我反荆土方言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廣韻爹陟斜切注羗呼父徒可切注北方呼父其說甚明奢正奢切

注吳人呼父爺以滂切注俗爲父聲音大率相似隋
回紇傳以父爲多亦此類

騶虞

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園騶虞之珍群歐公
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園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
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曰
龍仁獸鳳禮獸騶虞義獸龜麟知與信獸誣罔可知
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園
則又穿鑿考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
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
雖騶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嘆美之如
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于沛必招虞人騶虞並稱

於經旨無礙若不食生食不踐生草之說予不敢信

篙師

海孺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
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手爲三長老蓋
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
而詩叙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
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
公于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群醜則克敵
之功言淮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
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于征狄
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此公之設教然不言教化及於群才而先以其
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宴遊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
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
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
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關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
一書其可疑二也堦序言史克作頌以脩伯禽之法
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
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
東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

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
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
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
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
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
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宮於泮地樂成之際詩人
善禱欲我公疾止於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
假孝享而致伊祜於此獻囚獻馘而受琛貢此篇與
宣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周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
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
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
上詩言翩彼飛鴉集于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

為半水泮林亦為半林乎泮為地名與楚之渚宮晉
虎祁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
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
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為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論
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
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
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為璧解以員水

正五九三長月

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天帝釋以大寶鏡
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
部洲唐人於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節鎮因戒
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釋為可欺也妄誕可笑然且

令於春孟言無傷胎卵母聚大眾不可稱兵於仲夏
言君子齋戒必掩身毋躁薄滋味節嗜慾靜事毋刑
於季秋言命衆百官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
宣出豈時令當然耶

左氏筮易

易說變卦起於左氏如鄭伯廖論公子曼為卿自豐
上六變為離晉師救鄭自師初六變臨子展論楚子
之死自復上六變為頤蔡墨論龍見于絳自乾初九
變為姤曰潛龍勿用九二變為同人曰見龍在田九
五變為大有曰飛龍在天上九變為夬曰亢龍有悔
純乾變純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上九變為剝曰龍
戰于野其說變卦往往不過一爻及一卦泛立議論

固可若以筮法言自六爻皆有變動左氏所載占筮
悉不出一爻之變陳敬仲之筮觀六四變否畢萬之
筮屯初九變比季友之筮大有六五變乾晉伯姬之
筮歸妹上六變睽卜偃勤王之筮大有九三變睽齊
崇姜之筮困六三變大過魯穆子之筮明夷初九變
謙媯始生之筮屯初九變比南蒯叛之筮坤六五變
比晉救鄭之筮泰六五變需此十事更無重爻以上
變者惟晉伐鄭之筮遇復以全卦言而季武子報聘
之筮艮八之隨以六二不變爻取義豈一卦與一爻
變與不變者其象純一可以立論姑假是致附會之
言不然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筮占之應何無
爻以上變者可書耶左氏失之誣予於此得之

探花郎

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為探花郎
本朝胡旦榜馮拯為探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重
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
年為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本非貴
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
年少三人為探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為狀元乞罷宴
席探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為第三人

彭籤經

俗以素女術出於彭籤予攷列仙傳籤云上士別床
中士異被服藥百果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
號彭祖經是籤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先務與世之

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
百歲之壽且又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
卷且謂聖王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
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即此類也

扶桑

離騷云飲馬咸池摠轡扶桑東京賦云登天光於扶
桑謝莊月賦云擅扶桑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張衡
思立賦憑雲遐逝夕宿扶桑東坡云一醉扶桑瞰半
夜扶桑開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注曰東方
之野山海經曰暘谷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皆戴烏如此則扶桑在沈寥之表及觀
南齊扶桑傳沙門慧深來說云扶桑在大漢東二萬

里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
績其皮爲布錦及紙其地乃在中國東或謂日出扶
桑以日自東方出耳猶倭自謂日出處天子耳山海
經多誕不足爲據楊炯渾天賦謂扶桑臨於大海李
白詩謂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竟以扶桑爲日西
京賦復與濛汜對說

俗字

俗字皆有所出釋常談載之詳矣予復得數字晉摯
虞較古尺曰度量之由生皆絳闕上胡上譚上而上不通
即今之絳闕字晉禮儀志有懊懷上烏上浩上反歌即今
之懊懷字衛垣說字勢曰或黠下黠上主下點上黠上狀似連
珠即今之黠下黠上字王沉釋時論曰鼻轆下鼻上而刺

天成公綏嘯賦曰訇礚勞曹即今之鰲臯勞曹字古
人用此等字不見爲俗何耶

虎石蛇盃

大率竒事易失實虎石蛇盃意義略同皆有二出漢
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没矢視之石也射不入矣韓
詩外傳熊渠子夜見虎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石復
射矢摧無跡晉書樂廣賜客酒盃中有蛇旣而疾廣
意廳壁角影復置酒客頓愈風俗通應柳請杜宣酒
盃中如蛇宣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弩影耳意遂
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次對

今人以唐百官入閣待制次對以次對呼待制然唐

初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每日一兩人隨仗以備顧問
正元七年於常參日引見二人次對訪以政事元和
間武元衡有請合而爲一唐之待制非若本朝之有
此官建隆詔每內殿起居文班朝臣及翰林學士等
以次輪對淳化詔百官次對遇起居日常參官兩人
次對皇祐詔兩制省臺諫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
次對是次對即輪對非待制之職也本朝侍從本與
百官輪對元祐以王存奏罷之復行於紹聖四年紹
興中用呂祉奏始有已見請對之制是則次對輪對
本無別議

琉璃

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魏畧

云大秦國出綠縹青紺赤白黃黑紅紫十種琉璃西
京雜記載武帝以白光琉璃為鞍閭室照十餘丈如
晝是也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
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為琉璃採礦
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博雅以琉璃為珠近
之

餽餽

續釋常談引資暇錄云餽餽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
從食不載故事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
宗回客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喫五般
餽餽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餽餽
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
切鬼氣炒作餽餽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瀉丸之義
信矣俱從食邊何耶

鬻爵

今之鬻爵泛濫極矣多咎晁錯之作備余謂今之弊
非鬻爵也鬻官也鬻爵所鬻者虛利歸於上鬻官
所鬻者實利歸於下鬻爵雖非正論然晁錯令
募天下入粟得以拜爵六百石爵上造四千石為五
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不過予之虛爵以免罪初
非任以官事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為郎武帝令吏入
穀補官郎至六百石此不徒鬻爵而鬻官至靈帝鴻
都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熲張溫崔烈雖有勤
名譽亦以貨賄得之晁錯復生必大為所笑

傲骨

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蘧條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夸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望其剛毅自立可乎

大人堂

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闕相公祠侍郎高閑撰記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即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鐸元球璿元珣皆錢氏子弟億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

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爲節度使創爲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踈受荅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即祠堂也以便於往來立祠於府治內矧億浚湖築塘修他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泛爲郡守不同億旣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六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謂闕燔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闕相公者以燔乃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祈禱者不敢瀆其尊而請於闕後遂知有闕不知有億今又有闕相公五通神之號

尤可笑或訛爲吳太傅闕澤澤慈水人未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益爲無據

姓從省文

古人姓氏省文多矣如謝射落落踈東蔓萬奴似莘辛橋喬熊能隨隋止十餘姓惟去邑者多如邾朱郕兒郃谷鄆曾郃召鄆章郃背亦有分爲二姓微有添減則翬去邑從衣郃去邑添草郃去邑添水大率古人用字務省繁文姓字從邑者多或謂避地避難避仇未必皆然

旌纛將軍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本朝有六纛旌節門旗二

受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詩書篇名

書篇名所謂分大禹臯陶益稷爲三特竹簡不能多載不得不分以有暨益暨稷之辭名曰益稷猶論語孟子篇名孔以不忘益稷之功則求文義太過詩篇名之例不一關雎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與丰蕩與綿之類取章中一字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兩無正酌賚於詩無所取毛氏強爲之辭曰兩自上下曰賚予也曰酌先祖之道中心不安雖支辭強辯與詩絕不類亦有例同而名

異者綿綿瓜畎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義一以葛藟爲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爲名意編詩者謾取以爲名耳

穆生疏廣知機

師儒所以明道出處尤當知機穆王因醴酒不設楚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而申生受胥靡之罰疏廣見元帝不慧謂宦成名立不去將後悔遂移病而望之受牢獄之禍於是知穆疏蕭優劣

香藥卓

坡公與章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番商坐賈之苦蓋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予考坡仙以紹聖元年抵五羊染爲帥廣通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此他處未必然也今公宴香藥別卓爲盛禮私家亦用之作備不可不謹

魏相許伯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闕魏相賢相也始奏封事及白去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即詔相給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不加諸士大夫相安受之浸居相位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相豈念不到此感汲引之恩不敢諫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啓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六曹尚書爲文昌

今以六曹尚書爲文昌按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祿司災後漢志謂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乃文昌天府李固云尚書猶天之北斗令及左丞總領綱紀僕射右丞分掌廩穀是也漢又有錄尚書事令錄僕丞總以尚書言之即今尚書省古納言職也本朝令錄不置有二僕二丞自更官制以左右僕射左右丞爲宰執即中興後之左右相及參政六曹分職既非尚書省長貳廼稱曰文昌是文昌宮之將相反爲列曹之屬矣

麟趾

今稱宗寺曰麟寺玉牒曰麟牒宗英曰麟趾之秀蓋本於詩序言衰世公子信厚如麟趾注謂後世雖衰宗猶振振信厚前輩謂文王化行雖商衰世之公子亦信厚與有商孫子侯于周服同二說皆有衰世之辭亦是語忌王言宣布似不可用

星履曳履

六曹尚書用星履曳履熟事也二出處皆不可用漢鄭崇爲尚書僕射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乃僕射事唐韋見素爲吏部侍郎杜甫詩曰持衡留藻鑑聽履上星辰乃吏部侍郎事

綠野堂白蓮社

閑居用綠野乃裴度於文宗時留守東都治堂雖野服蕭散不問事時尚保釐留臺非閑居事也官觀用蓮社乃白居易致仕與僧如滿在香山修淨土號白

蓮社是致仕後事

鴈塔題名

予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留題姓名僧道士
庶前後不一非止新進士也唐進士特於曲江宴賞
之暇有此會猶今北使過錢塘例於浙江觀潮天竺
燒香耳若泛以鴈塔題名爲登第慶賀之辭則觀潮
燒香亦可顯言穹廬之來使乎

防海

舟師始於吳越惟曹劉赤壁爲大戰南北分境仗以
防江建炎南渡始有防海之說沈與求言虜造海舟
慮爲虛聲以懼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聞海
舟自京東入海必由秦州港口通州料角東則通明
鎮等次至平江而北洋次至金山次至向頭料角水
勢湍險一失水道舟必淪溺得沙上水手方轉料胡
人捨馬不能有所爲一舟容幾馬可謂至當之論紹
興末年李寶放蘇州洋三日風怒舟散漫不能收酌
酒自誓風止退泊明州關嶼追集散舟浹旬後方復
故欲乘機速發而風作波濤如山經月不得進南人
諳海道者也於舟楫非不便利猶艱阻如此况北人
乎膠西之戰女真在船匍匐而睡略不能動采石之
勝亦以女真不諳江道能施放弓箭者每舟不過數
人盡死於中流今人不攷本末北風一警即湍湍於
海道予嘗詢之並海篙工謂北舟皆棗諸雜木遇鹹
水多濕且重滯登萊一帶惟平底可用過料用尖底

既非一潮可到必有棲泊之處船少則無以取勝多則一放大洋豈能成蹤錢塘同時發渡遲速上下猶不可必其能併力以相援乎使船中皆習水尚彼此不相保況仗篙師欲一舉入吾腹心以全取勝決無此理昔葉義問謂土豪諳練海道憑恃海食之利能役船戶欲於江海要處分寨以爲豪主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兵扼於塘岸之上則官無虛費民無橫擾此策甚善鹽城石港料角等處皆可舉行近浙則各屯大軍規摹已備不必慮也

麗正門名

今行在內南門名曰麗正本取重離麗正之義然麗正乃唐集賢院名張說謂麗正乃禮樂之司麗正書

院開元五年建十三年改爲集賢院

中書見胡旦

相山野錄載胡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瞽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相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一字師

南唐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彫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已改爲虬髭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已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谷爲一字

師一謂張迴禮齊已一謂齊已禮鄭谷豈一事訛爲
兩人將齊已以其師人者還爲人師耶然改白也爲
黑在則是兩字師也陳輔之詩話云蕭楚才知溧陽
乖崖作牧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
尚書蕭改恨作幸一字師也此却用前故事

温公申公議論

司馬温公與呂申公友善同召試知制誥温公試而
申公辭改天章閣待制温公以爲不及命下力異謂
同召而獨就是公著廉遜而臣無耻遂亦除此職予
意温公借此以辭寵耳士大夫立身行已各有規繩
一進一退惟心之安豈在苟同范景仁與温公爲異
姓兄弟心未嘗不合元祐出處各行其志不失爲同
也人安得議其優劣

中涓

今人通竿櫝言典籤王府官也記府掌記幕府官也
已難用之書吏中涓之稱尤更爲僭漢石奮爲中涓
受書謁此豈臣下之所宜用

桂玉

馬存子長游謂子游京師薪如束桂膏肉如玉世以
桂玉之地爲京師按戰國策蘇秦曰楚國食貴於玉
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王難見如天帝乃楚國故
事

家道

聖賢言家道如齊家御家閑有家皆有肅然不犯之

意媯汭之嬪虞必曰刑于二女文王之於大奴必曰刑于寡妻齊御間刑皆以嚴為主易家人卦家人嗃嗃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過於嚴嚴雖覺防範太過無寬裕氣象終則吉寬則縱溢放肆網紀蕩然矣故家之將興父子夫婦濟濟有禮於肅正之中自然雍穆一失治家之節則寬縱太過父不父子不子夫婦不成夫婦亂倫敗度靡所不有乖爭凌犯之風反自此起故曰王假有家假亦正也

橄欖

東坡橄欖詩云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注引杜詩崖蜜松花落本草崖蜜蜂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然坡詩與橄欖對說非真蜜也鬼谷子曰

崖蜜櫻桃也他無經見予讀南海志崖蜜子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惠陽山間有之雖不知與櫻桃爲一物與否要其類也注坡詩者引小說橄欖與棗爭棗曰待爾回味我已甜特坡公換崖蜜作對耳山谷詠橄欖云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坡公取其味相反山谷取其味相投李義山蜂詩紅壁寂寥崖蜜盡此但作蜜用非是

寓錢

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載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祠祭今儒家以爲釋氏法於喪祭皆屏去予謂不然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神明之也

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笑

恩科

聞見錄載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法蓋公與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不欲私之故為天下之制世以推恩法始於富公予謂不然仁宗開天章閣召范富條當世務方以止僥倖澄汰不才吏為說無緣以私意創此科攷本朝開寶三年詔禮部閱進士十五年以上司馬浦等賜出身祥符八年詔進士六舉以上雖不合格竝奏賜特奏名七十八人天聖二年以特奏名李道宗等為匠簿四年詔進士實應三舉免取解景祐元年詔進士五舉年五十雖試不合格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寶元元年被恩賜者九百八十四人至和中李柬之以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四五百人欲革之孫汴等條具將上嘉祐元年詔罷特奏名時公正當國也嘉祐二年復賜特奏名及諸科二百十四人恐一時詔罷特奏廟堂因行裁減耳然嘉祐三年再詳定科舉條制亦不該載一舉三十年法何也

獬豸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體可謂蟲豸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按爾雅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豸字合文亦反十二獬韻豸字下亦云蟲無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觸邪按說文獬廌獸也古者決

訟令觸不直廌字合文蟹反然四紙韻廌字下亦注
獬豸獸名然則廌與豸義本互通若有獬字下雖文
亦切亦獸也如止一字縱文蟹反亦蟲也今人見御
史舊有獬豸冠單呼爲豸可笑

正衙常參

唐文武職事官九品以上望朔朝文官五品以上及
兩省供奉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朝爲常參武
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爲九參五品以上及折衝當
番五日一朝爲六參三日不赴常參即橫行參假時
多御宣政正衙立仗廊殮而退開元以朔望上宗廟
牙盤避正殿移御紫宸即喚仗及俟正衙者自東上
閣門入謂之入閣唐末亂離旣不常御外朝入閣亦

廢常參官赴正衙對立宰臣押班傳不坐即退後唐
明宗令五日一度赴內殿起居自此宣政不御省臺
寺監應在京釐務官以妨職事求免宰臣內朝奏事
中書聚廳無暇押班不廢正衙獨待次及辭謝官武
班諸衛無本品攝以使臣十員元豐間始罷常參日
參則左右史及尚書侍郎御史大夫以上六參則三
省及御史臺官寺監長貳以上兩參則寺監丞大理
評事以上月參則寄祿官通直郎以上除朔望參外
每以初五十一廿一廿五爲參日渡江後雖有日參
官正衙旣不日御又無入閣之制內殿廢起居之禮
四參日分或大暑祈寒風雨沾濕及假故向車駕詣
德壽或國卹中行宮中之儀多免常朝參日無幾嘉

定末年臣僚申嚴此制寄祿官通直郎以上既不比承平之時一入國門即破白直及馬雖欲趁赴朔望不可得參日多免猶前日也

陳東伏闕

靖康孫覲論太學生陳東誘衆伏闕爲亂建炎黃潛善輩寘東極刑覲潛善不足道也張魏公亦奏胡珵筆削東書欲使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幾至召亂遂以諷諭狂生規搖國是將珵追勒編置或謂魏公乃潛善客珵則李綱客也因借此去之公爲一代人物宗主亦復有此失所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瞽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闕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贍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予深爲魏公惜之

十五國風二雅三頌

風雅之正變以治言自邶至曹治固多變鄘衛鄭秦有美有刺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何皆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或曰衛鄭與秦皆國人私美其君不

合於治之正豳以周公遭變宣王功業不終悉難曰
正風正雅然六月序言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
矣宣王出而周道粲然復興變雅不始於厲王而始
於宣王何也若專以治言則溢美其君豈得爲詩夫
子安得存之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豳治未純
於正胡用之於樂章況七月陳王業與公劉戒民事
無以異一繫正雅一繫變風何也詩大小雅以治言
則受命作周代商繼伐爲政之大燕群臣嘉賓燕兄
弟朋友爲政之小嘉魚山臺菁莪卷阿棫樸均爲養
才用才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六月采芑車攻江漢
常武均爲宣王中興之詩何以分政之小大周魯商
三頌以盛德成功爲主則周頌之薦宗廟告神明稱

述祖宗功業極其形容自稱曰惟予小子閔予小子
曾孫篤之皆謙冲退托而商頌言假祖之孝曰湯孫
奏假言赫赫之功曰於赫湯孫言奉祀之誠曰湯孫
之將言天命之久曰在武丁孫子不過頌美主祭之
君周頌簡嚴商頌敷暢已非一體魯頌稱美之辭益
侈以衰微不振之魯奔走於霸主之號令惴惴自保
不暇乃謂其懲荆舒服戎狄修復伯禽之法度與經
傳大率相戾聖人合商周與魯並以頌稱又何也謂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
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予謂求詩於詩不若求詩於
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
雎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

古者詩存於樂延陵季子觀樂於魯使工爲之歌乃於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常記禮言鄭宋衛齊之音與聲淫及商和非武音歌頌大小雅以爲聲歌各有所宜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周禮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左傳晉得楚囚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有娥之北音塗山之南音夏之東音周之西音專以音樂爲主聲相形故生變五音樂之正也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社樂之變也後之言樂有三宮二十一變樂有正聲必有變聲夫子正詩於樂豈獨風雅有正聲而無變聲哉故國風十五國之土歌土歌之正爲正風土歌之變爲變風採諸者以聲別之列國非無正

音散而不傳耳豳風
風周之變音周南召南周之正音其雅樂之正變也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爲小雅大雅亦不過雅音之大者爲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爲小樂章小燕享用之春秋穆子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歌文王俱不拜歌鹿鳴而後拜韓子以捨其大拜其細爲問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皆不敢當鹿鳴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足見雅音小大卽樂章之小大也以言於頌周頌雖簡商魯之頌雖繁周頌雖敬懼而謙恭商魯之頌雖侈麗而誇大其音苟合何往非頌人不以言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小大與三頌之殊塗同歸矣孔穎達云取大雅

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言政而參以音其論得之矣蓋樂與政通謂無關於政固不可悉以政事解之則有不可解者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欲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王儉紅蓮

庾杲之爲王儉衛將軍長史蕭綯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今臺郡幕客多用紅蓮故事始此按齊衛將軍實預朝政猶漢三公開府豈汎常僚屬可比用之樞宰掾則其類也不然則用於諸戎之幹官却無害

廟議

本朝以太祖太宗開基真宗仁宗神宗配古三宗非英宗則裕陵無自而繼高宗又有中興之功於義皆百世不遷廟祧未可輕議寶慶廟議竟無定論予考鄭康成王肅輩議論雖詳朱震惟取劉歆之說謂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於商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無逸舉商三宗宗無數也勸帝者之德博矣禮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菑則祀之異姓有功德猶且特祀況先祖乎又說中宗高宗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以歆議觀之太祖廟固在七廟之內而三宗廟則在七廟之外

不然則商祖契而宗湯今太甲大戊武丁已爲五廟豈有身爲天子而祀不及曾祖者前漢守祖有功宗有德之說凡尊之爲宗則萬世不毀不待集議於遷易之時而尊謚之始其論已定光武旣爲中興之祖其後宗名世爲陵寢號廟制不可行矣蔡邕以和帝而下功德無殊不應爲宗及餘非宗者皆奏毀是旣宗其功德則不可祧欲祧則當如邕議省去其號方可本朝聖明相繼宗以虛名而復毀其廟於理未允

鬻熊孟嘗

鬻熊年九十見周文王曰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使坐而策國事尚少也孟嘗謂楚丘先生春秋高多遺忘矣楚丘曰使拔距投石追車赴馬何暇見老深謀遠計役精神而決嫌疑吾始壯矣周家尊事黃者不過乞言非勞其筋力強之以事也大夫七十致仕禮之常也間有特異之賢尊而禮之任其德而不任其力也使鞭鈍策朽以盡瘁於群有司何補於其國哉

姓氏改易

世之改姓氏如莊爲嚴殷爲戴恒爲元奭爲盛以義改也理爲李求爲仇舅爲咎籍爲席弘爲洪朝爲晁以音改也棘爲棗踈爲束仲爲种槩爲暨熊爲能鄆爲曾慎爲真劉爲金胙爲作敬爲文爲苟以字改也蔓落如莘橋邾郕鄆鄆郕邵隨藤爲萬洛似辛喬朱兒會章皆成召隋滕合音與字而改也亦有因一

事爲萬世不易之姓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遵考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猶有源流可攷逃難山谷強氏曰替遂失本姓一姓改爲數姓者如昏橫四子守墳墓者改爲是居徐者爲昏居幽者爲桂居華陰者爲娃此四姓同一昏也勾姓本避高宗諱勾濤則仍字更音鈞光祖則加金絢紡則加絲苟諶則加草勾思則易字勾龍如淵則加龍此六姓同一勾也後世昏姻何自而辯又有因二音而訛者員音運俞勅救反葉音攝今從正音甄音堅宣和唱名以堅呼之不應訛爲真矣繆或爲穆遂成二姓豈源流之固異耶復姓多北人而中國望族不可以義通者乃因所居而增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屠原之申母胡則母丘之胡閭丘則頓丘之閭所謂同門而異戶也

楮券源流

券書聽稱責以傳別特民間私相稱責以爲符驗公家未嘗爲之漢皮幣王侯貴人用相朝覲遇聘享載以薦璧民間未用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委錢諸道輕裝趨四方合券取之裴武欲禁盧坦請於三司飛錢給據更相允爲鈔祥符中張詠鎮蜀患鐵錢之重設質劑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界使富民十六戶主之資產寢耗不能即償薛田請官爲置務天聖元年寇瑛守益置益州交子務紹興間錢端禮議令權貨務給降諸軍見錢公據關子三百萬及以分數給朝士

俸於市肆要鬧處置五場同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爲吏卒用總不過四百餘萬商賈入納外郡網運悉同見錢無欠數貼償脚乘之費競欲得之不止用官價者其後所造稍多價漸虧損乾道三年出內庫銀二百萬兩易楮幣焚之孝宗謂朕以會子十年睡不着淳熙間至二千四百萬令宰相葉衡用錢收換曰會子少則重多則輕可謂講究本末詳且悉也慶元後券日增開禧所出益夥第十一界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第十二界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第十三界五千五百四十八萬幾及一億四千萬其價浸損朝廷始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行用終非令之所能禁嘉定初頗損其半法禁并

行令旣嚴而價未定持空楮於市無有肯售者公私大弊旱蝗求言用太學生吳幼存等封事還籍沒富室之產悉弛其禁楮價反增雖七百六百諸處不等不至十分折閱以楮稍損於開禧自然而然而後無以爲廩給忠義及慶寶之費且謂青齊皆可通用遂廣行印造盱楚江閩用兵所費日廣十四界十一千二百六十三萬十五界十一千六百九十八萬幾及二億三千萬蓋溢開禧之數鬱攸爲災土木費多所印第十六界本爲換易之用不免權宜出之至紹定癸巳歲用過九千四百餘萬一界計一億十三千三百五十五萬止三千九百萬未支出以三億二千萬之數欲強以七百七十之價人知其難孟冬易相懲

創兩貫換一之非高折金銀及以官誥度牒與第十
七界新券貼換徒據權貨務舊數紐筭都不知十四
十五兩界舊多破損屢嘗換易積於封樁未及焚毀
又復移用其數遂不可計偽造者不與焉雖可易舊
爲新而換兩界舊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貼換不
能悉償凡州郡樁積與七月所納之券悉爲乾沒設
有水旱盜賊縣官旣已無備且有兵事悉取辦於楮
兩界之用於東南已踰二億所造日增常患不給乃
以州郡不能秤提爲病予謂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
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
可以貿易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
械器易粟有無可以相易則何資於錢如古所謂冶

田百畝歲用千五百之類小大粗足於日用何資於
楮自物貨難以阜通於是假園法以流轉故言錢則
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
多易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
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秤提所以
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秤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
貴重此紹興以後議論也準平秤提皆以權衡取義
而低昂有在於重輕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
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
楮多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
有楮之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
增一倍蓋古貿易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

而錢重錢易得則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為貿通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諸用物食物食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楮惟便於商賈今乃強之收藏價必用七百三十使刑禁可行則慶元開禧嘉定嘗用之既無驗而復効尤焉且曰姦民銷毀也蕃商般販也吁此敝久矣固所當禁而不足以救日前之急蓋自王安石罷銅禁奸民銷錢為器邊防海舶不復議錢之出非特今日今之所慮在楮日益而不知止耳柳宗元言平衡曰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此秤提大術也今日悉欲取法 孝宗獨楮幣一事與 孝宗議論相反何耶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曰沒處天子無恙風俗通云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相勞問曰無恙神異經去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獐獐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病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為恙恙之字同或以為蟲或以為獸或謂無憂病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予看廣韻其義極明於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蟲善食人心也於獐字下云獐獸如師子食虎豹及人是獐與恙為二字合而一之神異經誕矣

前席

前席事不止賈誼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滕之前席鞅綽言雜霸賈誼言鬼神感動主聽則均今獨取宣室事何耶

飲飛廟

四明舊圖經稱飲飛廟昔有碑今亡神姓氏無傳淮南子云荆飲飛渡江兩蛟夾橈拔劍斷蛟金翅慕異記唐開元改鄞爲明郡名奉化軍號飲飛考此蓋軍將有功而人祠之九域志引淮南子事乃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榜稱荆飲飛侯豈好事者附會以荆字歟新志注有蛟池鎮以廟又云唐末刺史黃晟

初爲飲飛都副兵馬使保護鄉井設而祠之是新舊圖志皆無定論飲非事始見於呂春秋按漢百官表武帝更左弋射爲飲飛注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與呂春秋淮南子人與蛟小異以非爲飛則已久矣古字初未嘗拘隸釋載橐長蔡君頌曰飛陶唐其孰能非與飛其義自通何必有是非飛走之疑漢軍號旣取荆飲飛之武勇如宣帝發飛射士詣金城元帝發飲飛射者擊羗隋大業改左右衛所領軍士名飲飛唐建飲飛軍於明節鎮之號乃遣衛士留屯若今飛虎虎翼軍耳郡有城隍軍有主宰當時飲飛屯軍於明必建本軍香火以荆飲飛侯王爲額如今東三班之祠關王祕書省之祠蒼史

王及各建天王堂之類軍廢此祠遂存廟碑無攷所
信者額及九域志耳舊志指額爲附會又以名字不
同疑九域志遂有軍將之說新志因刺史黃晟嘗爲
兵馬使又訛爲晟自建軍爲使凡幾人安知爲晟何
不言黃刺史而言荆狄飛侯王廟額已久旣以侯王
爲稱決難遷就又自蛟池立說尤爲臆度旣立狄飛
之廟必鑿池以象其事或舊有池因廟而訛若因池
建廟古之斬蛟如周處許旌陽之類甚多何獨取於
狄飛人與軍名相合耶

發人私衷

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
不從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
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
柰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
李允等言比歲臣寮有繳交親徃還簡尺遂成告訐
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從之繳奏
私書非特士君子不爲亦法令所禁

教官稱冷官

唐元宗愛鄭虔之才以不事事爲置廣文館以虔爲
博士而無曹司杜甫詩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
官獨冷非以學館爲冷及以登臺省爲進用蓋言諸
公日趨高獨廣文無職掌耳今以教導之職爲冷官
意正相反廣文館與四門太學國子並列亦郡文學
之職

巾箱本

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荅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抑之詩序

詩序以抑爲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予考史記諸侯年表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共和元年在位五十五年平王十四年卒衛世家釐侯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武公立犬戎殺幽王武公將兵佐平戎命

爲公五十五年卒温公稽古錄悉用史記紀年劉恕通鑑外紀用汲冢紀年以爲武公宣王十五年立平王十三年卒前後止差一年以此攷武公即位宣王之十三年中間又有共和之十四年是厲王之後二十七年公即位也國語云武公年九十五猶箴於國作懿詩以自警注曰懿詩大雅抑篇也武公之自警在於耄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此詩爲刺厲王深所未曉

世事未嘗無對

唐宋遺史載張崇帥廬州不法民苦之既入覲人謂渠伊必不來崇計口率渠伊錢再入覲人不敢言將鬚相慶崇率將鬚錢五代史補載趙在禮自宋移永

興人曰眼中拔却釘矣在禮乞還每日率拔釘錢方鎮不法信非一處此二事雅可爲對

唐進士貶官

唐以進士爲重入仕爲輕細素雜記及禹錫嘉話載賈島事一謂累舉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一謂島爲僧居法乾寺宣宗微行於案上取詩卷覽之島攘臂奪去帝慙而遂除島長江簿唐宋遺史所載略同程錡有奪卷忤宣宗之句摭言載開成中溫庭筠以文爲貨執政惡其攬擾場屋黜隨州方城尉裴坦爲責詞有澤畔長沙之比北夢瑣言載制辭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夫士子起布衣爲簿尉今爲異恩矣時則爲貶黜何唐士之貴且重也盧氏雜說云文宗言進士之盛時宰對舉場中云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此實錄也

燕巢詩

雲溪友議載元和下第士人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累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擢第青瑣高議載唐僖宗時干化成依中丞蔡授門館一日告去作燕離巢詩主人復留之與前章一同但改落字爲隳豈化成竊孝標之舊什將青瑣所傳之繆耶

蓄米

古窖藏多粟次以穀未嘗蓄米載於經史可攷武王發巨橋之粟廩人掌九穀之數倉人掌粟之藏廩人繼粟晉饑秦輸之粟李斯入倉見鼠食積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教倉藏粟甚多趙克國日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鄭吉田渠犁積穀魏太祖許下屯田所在積穀以太倉穀千斛垣下穀千斛賜袁渙家晉天文志胃三星天厨主藏廩五穀也南四星天庾積厨粟所也雖穀粟言其大槩然藏米絕少唐太宗置常平令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吳會並海卑濕尤甚且蓋藏無法不一二載即爲黑腐三年之令不復舉行何耶

御屏隔座

今人用御屏隔坐之事以吳尚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騭朝會以御屏隔坐然隔坐不始於亮後漢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坐由此爲故事是隔坐發端於門生坐主也

唐進士無耻

唐摭言載裴思謙從仇士良求狀頭高錯庭譴之次年錯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懷士良一緘易紫衣趨階下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書中與求魏我錯欲略見之思謙曰卑吏便是思謙人物堂堂錯見改容從之集異錄載王維文章音律爲岐王所重時公主已薦張九臯爲解頭王令維衣錦繡齎琵琶同

詣主第諸伶旅進維妙年都美主顧問王荅曰知音者也令獨奏新曲主詢名維曰鬱輪袍大奇之王曰此生詞學無出其右維獻詩卷主驚曰皆我所習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作解頭一舉登第此二事無廉耻甚矣雖得一名何足為重紀載以為盛事何耶

左右

漢以右為尊謂貶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居高位為右職周昌相趙高帝曰吾極知其左遷陳平以右丞相遜周勃位第一平為左丞相位第二謂左戚右賢居客之右朝廷無出其右皆此意也本朝官制如左右僕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左右曹左右諫

議左右司諫正言皆不以右為尊猶以右文為祕省殿名何耶

程蘇爭致齋

東坡年譜載程蘇當致齋厨稟造食葷素蘇令辦葷程令辦素蘇謂致齋在心豈拘葷素為劉者左袒時館中附蘇者令辦葷附程者令辦素予謂不然齋之禁葷見於法令乃禁五辛慮耗散人之氣間其精誠與禁飲酒聽樂嗜慾悲哀一同欲其致一之妙通於神明耳二公未免以葷為魚肉徒有是非之辨莊子載顏回不飲酒不茹葷謂祭祀之齋是也

桃符

風俗通曰黃帝書稱上古之時有兄弟二人茶與鬱

用度朔上桃樹以制百鬼於是縣官以臘除飾桃人垂葦索歲時記桃者五行之精壓伏邪氣制百鬼本草經曰梟桃在樹不落殺百鬼山海經云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東北曰鬼門萬鬼出入也有二神曰神荼曰鬱壘黃帝象之立桃版於戶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楸注云楸大杖以擊煞羿由是鬼畏桃今人以桃梗作代歲旦植門以辟鬼後漢禮儀志曰代有所尚周人木德以桃爲更言氣相梗梗更也莊子曰插桃枝於戶童子不畏而鬼畏之桃之制鬼見於傳記者不一而六經亦自可考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荊傳曰楚人使公視蔣公使巫以桃荊先夜殯周禮戎右贊牛弭桃荊鄭司農於喪祝云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以桃芟除雖聖人不廢例以巫家之說而鄙之可乎

艾子

世傳艾子爲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語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蝓蚌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蝓蚌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令甲

漢令甲令乙令丙乃篇次也宣帝詔令甲死者不可生江克傳注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章帝詔曰令丙箠長有數當時各分篇次在甲言甲在乙言乙在丙言丙今例以法律爲令甲非也此與言乙夜之覽

不同古人雖以更數爲甲乙丙丁之分却有唐太宗甲夜觀事乙夜觀書出處可用

東閣

今人以宰相子爲東閣按公孫弘爲丞相開東閣不過招延賓客之地於子弟初無預今之引用乃李商隱九日詩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由再得窺上言郎君乃令狐綯不言東閣猶是令狐楚之舊館東坡九日詩因引此事合而言之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南樓此雖使令狐綯絕義山故事然東閣之開閉於郎君何預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以郎君加於東閣下猶言宰相子也與汪龍溪云東閣郎君之未有用之皆無病今竟以東閣呼

郎君豈爲父者不能顛招賢之責子得以盜其權耶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嚴更督夜行鼓也此鹵部中所謂嚴更警長也嚴與發嚴及中嚴外辦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門城門五刻槌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群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嚴即嚴肅之義今以辦嚴爲辦裝因諱而改恐難例論

鼯鼠五技

本草謂螻蛄爲鼯鼠即荀子鼯鼠五技而窮者謂之鼯鼠而引鼯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能飛不能

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於螿曰天螿也不聞有鼯鼯之說疏曰一名碩鼠疏作於本朝諸公非正文也於鼯鼠注雖引蔡邕螿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鼯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岫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螿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爲鼠食煙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反藉孕婦人爲大任鼯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鴛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是鼯鼯判然二物非螿明矣前輩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猿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没猩鼯號李白詩鼯啼桂方秋饑鼯嘔呻杜甫詩抨弓落鼯鼯饑鼯訴落藤蘇詩麇鼯號古戍饑鼯嗅空案俱不及於五技黃詩雖云五技鼯鼠笑鳩拙亦不以爲螿前輩嘗以蔡說爲非本草必因邕而附益之不然則螿蛄之五技偶與鼯鼯同因以名之若鼠頭兔尾人立跳舞與飛乳人音決非螿蛄明矣

樊遲學稼

樊遲學稼學圃子曰不如老農老圃且謂小人哉樊遲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夫子固以須無志於大而鄙之然夫子所謂不如農圃則是真實之辭古

者人各有業一事一物皆有傳授問樂必須變問刑
必須臯農事非后稷不可禾麻菽麥秬秠糜芑各有
土地之宜方芑種穰發秀穎粟各有前後之序本末
源流特槩見於生民七月周禮放職事曰稼穡樹藝
及任農以耕事任圃以樹事是各有職老農老圃蓋
習聞其故家遺俗窮耕植之理者也此許行所以學
農家今以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梗槩管子
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詳悉亢倉子說農
道大有意義稼容足耨容耰耘容手謂之耕道人耨
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而殖於堅其種勿
使數亦無使踈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
而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吾苗有
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苗其弱也欲孤其
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
弟樹肥無扶踈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
多糝瘠而專居則多死其說禾黍稻麻菽麥得時失
時尤詳且悉與呂氏春秋大槩略同昔李斯請史官
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
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
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
篇葵葵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
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倚門

俗說母之望子曰倚門按戰國策王孫賈事閔王王

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晚而來則吾倚門望女
女暮出而不還吾倚門望女朝暮之出入固可言倚
門若出稍久當言倚閭蓋門不可久倚故也今人但
用倚門事豈以暮出不還爲俗忌耶

張范議論仁恕

唐裴佖先得罪張嘉正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
爲其近於君故士可殺不可辱嘉貞不說說曰若國
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慶曆中晁仲約得
罪富公議欲誅之范公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
富公愠范曰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
敢保張范二公可謂仁人君子之言然謂恐及吾輩
與吾卒未敢係意借以開釋同列耳若預爲已計而故縱則

不可昔豫遜報國士之知曰將以愧後世爲臣懷
心者高允不欺於君曰恐負翟黑子事上以忠臣之
節也由已由人乎哉如唐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珣杜
悰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不宜手滑此語却無病

臨安金魚

坡公百斛明珠載舊讀蘇子美六和塔寺詩泐橋待
金鯽竟日獨遲留初不論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
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投餅餌久之略出不食復入自
子美至今四十年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不
妄食安得如此壽觀此則金鯽始於錢塘惟六和寺
有之未若今之盛南渡駐蹕王公貴人園池競建豢
養之法出焉有金銀兩種鯽魚金鯽時有之金鯽爲

難得魚子多自吐吞往往以萍草置池上待其放子
澇起曝乾復換水復生魚黑而白始能成紅或謂因
所食紅蟲而變然投之餅餌無有不出能不食復入
者蓋寡豈習俗移人雖潛鱗猶不能免耶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
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將
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皮忽
卷女飛去桑間俱為蠶俗謂蠶神為馬明菩薩以此
然周禮馬質禁原蠶注天文辰為馬蠶蠶為龍精月
直大火蠶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為傷馬舊
祀先蠶與馬同祖亦未可知

鹽鹽

西漢中食貨志猗頓用鹽鹽注鹽鹽池也於鹽造鹽
故鹽音古予觀采薇注王事靡盬鹽不堅固也頡羽
注鹽不攻緻周禮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為鹽謂
鹽鹽直用不練治以詩禮註觀之則鹽為不攻緻及
不練治以食貨志注觀之則鹽乃鹽池二說似異然
海鹽練治後成其為鹽也難壞池鹽出水即成其為
鹽也易壞其理一也

傳註

藝文志易經二十九篇傳四十一篇毛詩三十九篇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春秋
經十一卷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谷梁傳十

一卷先漢經自爲經傳自爲傳自馬融注周禮省學士之兩讀以傳連經杜預爲經傳集解亦合爲一然於一年之首必以一字別之讀者固之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易有文王周公孔子之辭初未嘗亂乾之卦首篇繇辭次以爻與彖象他卦以彖係於繇辭下以象係於逐爻之下均爲聖人之言一之猶可歐陽公以十翼非夫子所作及言有何謂也與子曰乃講師對答之辭所謂元亨利貞四句魯穆姜之言必講師引以伸其說詩序舊以爲夫子子夏所作然鄭康成解詩於經謂箋箋重也以經文既有毛注鄭則重爲發明於序則直注之使序非毛公之言則毛公豈得無注毛苟有注則鄭亦必言箋絲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與定之方中注云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閔宮注云孟仲子曰媒宮也無以異一繫之序一見之注講師附益可見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小旻四詩序謂刺幽王鄭謂刺厲王之詩序謂衛莊姜送歸妾鄭於禮之坊託爲定姜之詩使出序於夫子子夏康成其敢爲異同之論十經傳旣混而爲一其間或有夫子及子夏之辭亦不可辨晦庵解詩純用正經蓋有見於此

温公蜀公議樂律

予觀范蜀公與司馬温公議樂律書蜀公謂房庶赤法古本漢書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

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累黍
爲赤縱置太長橫置太短新赤橫置之不能容一千
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皆由
談以一黍一分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長
短斷之爲黃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分取三分
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是度由量起溫公據漢書正
本謂律法以一黍之廣定爲度之九十分得黃鍾之
長是度由律起予謂先生吹簫竹以聽鳳鳴六律六
呂生焉天地未嘗無自然之中聲復懼其中聲之不
傳於是因十二筩以制律而驗之於氣氣之應有淺
深管之入地有長短驗子於黃鍾驗未於林鍾驗寅
於大簇氣至則灰飛管差則不驗律建而天地之中
聲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長取子穀秬黍中者一黍
之廣度之凡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寸尺丈引定
而度生焉度立而黍之長短有所攷復起於黃鍾之
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
槩合升斗斛定而量生焉量立而黍之小大有所攷
復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斤
鈞石定而衡生焉衡立而黍之輕重有所攷四者具
存或自源而祖流如先王以律起度量衡可也或自
流尋源因度量衡以起律亦可也四者旣亡周漢之
議已爲不同司馬遷劉歆班固以爲一上一下劉安
京房鄭康成以蕤賓爲重上生呂不韋以大呂爲重
下生或代律以準或代律以鍾或代律以笛卒無一

定之論況二公當漢唐五代之後欲爭律歷志之全
脫以定一代之制人固知其為難然二蜀公之說者
但當辨子穀秬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為一分之有合於度與否不必曰度之起律非
也主溫公之說者但當辨一千二百黍積實管中為
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果有合於量與否不必曰
量之起度非也天文局觀天而驗曆太史局筭曆以
測天所得苟精未嘗不合倘溫公因律歷志之元本
取為度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苟應則度可為律蜀
公因律歷志之古本取為量以作律驗之於氣灰飛
苟應則量可為度蓋有天地之中土則有天地之中
氣而中聲應焉律度量衡者起於黃鍾月令於中央
也

義役

土有律中黃鍾宮之說是呂律之出於自然豈有古
今之殊不能求律於人而求律於天氣驗則律驗度
量衡亦於是而論定矣正不待較古本今本之異同
也

今之義役朝臣以為便奏欲通行之予謂此法在民
則為義在官則大不義義役莫如周比長察竒褒閭
師縣師征賦貢皆以上中下士為之不以役名也秦
漢三老掌教化有秩嗇夫收稅賦游徼巡盜賊無秩
無秩則以非義徒役之矣元魏取鄉之強謹為三長
皆有復漢唐胥吏有公廨錢加役者免租調民猶樂
於趨義本朝以鄉戶為胥役不堪衙前之破蕩熙寧

令出錢助役顧吏正長復除然當時計物力差者長曰役法以收稅賦計戶籍差正長曰保甲法以巡盜賊後廢縣之五等而都爲之等以正長收稅而兩法俱弊紹興取顧役錢封椿之隸經總司胥吏多無緣始唐正長代輸追捕與官吏往來科配供給之費皆取辦焉正長有破蕩之患於是衆鳩金買田以供役蓋出於大不得已不咎官吏以非義唐正長乃謂率錢以飽溪壑之欲者可通行於天下可乎夫力役之出庸併於兩稅繼有徭役之顧錢以隸經總司復役率錢爲義役是三出錢而不免役以爲義未見其爲義也

性善惡

世之論性者二善惡而已人徃徃取孟而闢荀予合二書觀之孟子自天性見所謂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特養之功大學誠其意之謂也荀卿自氣性見所謂惡必指其繆戾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強哉矯之謂也氣性與天性不同苟非上聖得無過與不及之病荀卿於是名之爲惡曰柔膽猛戾也曰齊給便利也曰庸衆駑散也或柔之以調和或一之以易良或輔或節或抗或刮力指其用力之要然則孟子之學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學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補於後覺則一

瓜戍

今人到官賀謝語必言瓜戍按齊侯使連稱管至之

成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斯成公曰不至請代弗許遂作亂弑齊侯此豈好出處矧成役比之官則爲猥賤尤難用之於慶賀

太公六韜

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攻禮爲賊攻義爲殘失民爲匹夫王政失民者也何天子乎此卽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之說雖出傳記於理無害孟子說至仁伐不仁何至血流漂杵於武成取二三策益恐失武王征伐之初意六韜之書凡文武反覆問難無非由姦詐以傾覆人國如言養其亂臣以迷之近美女淫聲以惑之親其所愛以分其威賂其左右以得其性八符陰秘三部分書詭伏設竒遠張

誑誘少知道者不爲文武太公其爲之乎果爾則文武豈爲文武之師太公豈爲王者之佐劉恕作通鑑外紀亦惑之至謂文王與太公陰謀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竒計然漢書藝文志注謂呂望爲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術者所增加漢時已嘗疑之今反使右科習爲正經可耶

麥秀黍離之歌

箕子故過殷墟感宮室生禾黍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周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其顛覆作黍離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所以各亡國之君與言狡僮無以異第箕子之歌簡而直周人之詩微

而婉體有不同耳舊傳靖康淵聖狩虜營有人作憶
君王辭云依依宮柳拂宮臺宮殿無人春晝長燕子
歸來依舊忙憶君王獨立黃昏人斷腸語意悲淒讀
之令人淚墮真愛君憂國之語也

高帝封雍齒

高帝未封諸將往往坐沙中語留侯欲帝封平生所
憎以安之遂封雍齒爲什方侯群臣喜曰雍齒尚侯
我屬無患矣留侯此策亦有所本古史載晉文公過
曹里鳧須盜其資而亡公餒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
是里鳧須請見曰君去國久民臣多過自危鳧須爲
賊大矣君誠使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自安文公
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鳧須不誅吾何懼也豈留侯

之策與此暗合耶

鹽法

前輩謂歐陽公作罷茶鹽法詔言私藏盜販實繁有
徒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外數千里設陷阱
而陷吾民也每嘆息以爲真王言是時雖未至設陷
阱以陷民其弊必至於此自崇寧初蔡京作茶鹽鈔
初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已而變易對
數買新鈔帶給舊鈔之半季年又變爲循環法未幾
復令貼鈔給鹽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貲更
鈔已納錢悉乾沒商賈破蕩盜販者多追捕日繁而
盜賊熾矣皆老姦之誤國也後之議臣乃祖述其說
對折帶發更易不常近因易楮令貼納錢越次打發

非惟商賈無可貼納者多鈔鹽貴則私販行不免嚴追捕之令利之所趨何所顧藉數十為群易至生變予嘗詢之亭丁謂倉臺給降本錢以一萬緡計之使司退三千緡為教底鹽錢二千緡為官吏費止有五

千緡到場移借侵用之餘散及亭戶者無幾每勅必雙秤所請本錢莫償澄涵買薪之費非藉私鬻破家蕩產豈足供官惟有逃竄而已鹽賈鹽丁窘困如此不思救其本而欲禁私販私生事以激變耳紹興用何溥請禁科賣倉鹽高宗曰鹽雖居民間常用之物科賣則為大害朕在京東目擊之其後盜繇此起當嚴禁之大哉王言也

封章

俗謂章奏為囊封本於漢凡章奏皆啓封至言密事不敢宣泄則用皂囊重封以進若州縣之紫袋劉向懼恭顯之傾危上乃上封章以諫其末云臣謹重封昧死上漢漏泄之法極重師丹使吏書奏丁傳得其草以告廷尉劾治策免本朝於章奏凡論治大體及有關於聖躬者往往留中不出太宗得田錫諫疏悉類聚於禁中是也今例從內降付中書雖泛言敬天修德之類往往批依以入報非故事也

東宮東朝

今以太后為東朝蓋用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事然顏延年詩曰君彼東朝金昭王粹東朝則太子朝也今以太子為東宮蓋用班彪傳東宮初建事然成

帝報許后曰皇后其孝東宮母闕朔望東宮則太后宮也此皆隨地以言初無定論後世以東朝為太后以東宮為太子可謂拘泥

萱堂

俗謂母為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皆願言思伯使我心痲注云皆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為王前驅而作以忘憂解之極通於母有何干預坡詩我非兒女萱却是鄙之之辭或引用樹萱事則不可用詩注之北堂

柳子厚文

柳子厚文壇之雄師世謂以作河間傳不入館閣然亦有所本漢書原涉傳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耶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汙遂行淫行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其意正相類

月令

月令陸德明以為呂氏春秋後人刪為此記蔡邕王肅以為周公所作先儒以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非太尉之職太尉秦官決非周公之書予謂不然月令之書自大撓作甲子占斗所建伶倫制十二律以節四時之度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分四仲以定中星析因夷輿驗之於人孳尾希革毛毳毼毛占之於鳥獸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應之於事終之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此夏時之所由起夏小正之書辭

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周以農開國猶以時令為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制禮作樂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盡出不韋之手不應以十二令為紀各以數篇解釋於後合為六十一篇太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徒與太史樂正樂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司馬為太尉耳蓋贊桀後遂賢良與行爵出祿雖非太尉之職而設儀辨位進賢興功制畿內封則大司馬之任也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其間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又有異同此可為證

椒房

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盈升子攷之

江充傳先治甘泉宮轉至未央椒房上官桀傳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劉輔傳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及馬援以椒房不預雲臺之次椒房殿為后所居固分明師古注椒房謂以椒和泥塗取其溫而芳却有此理詩曰貽我握椒注椒芬香也男女相說交情好也其義恐出此離騷經云播椒房兮成堂與石崇塗屋以椒不過取其芬香於蔓行盈升初無關涉成帝寵趙昭儀復見椒風殿以居之今例以椒風為皇后事非是

宣帝憲宗厲精

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其基讒佞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守澄陳

志玄輩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挈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偏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

士氣

本朝南渡後宰相得政最久且專者二一以威權劫制天下士誅竄愈多而士氣愈振無異東漢之季一以爵祿養天下士容受愈廣而士氣愈衰無異西漢之季紹興易相之後一時人材彬彬輩出天下皆可爲不至舉一世之人團揉如綿悉入籠絡駕馭之中委靡成風如燈消膏浸微浸滅精神氣焰索然無餘也於此時欲振起之以致精厲之治可乎

袁張相術

唐定命錄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母憂之問天綱答曰神氣清秀壽苦不永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無喘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必大貴壽是龜息也廣異記云魏元忠謁張罔藏待之甚薄質通塞不答公怒拂衣去罔藏遽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袁張天下奇術也袁非得之睡將以壽爲天張非得之怒將以貴爲賤見人於目捷問欲斷平生禍福誠難又有因人事而變者如芝田錄載葫蘆生始不許白中

令人貴後因還婦人所遺寶帶謂近種陰德位極人
臣遜齋閑覽載胡僧始言大宋不失甲科後因渡蟻
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今歲首捷公不出
其下今人盡以禍福委之定命可乎

金滕

觀書不可先立議論只當平平看去金滕孔謂請命
之書藏於匱絨以金石不欲人開二公倡王啓之故
見此書伊川亦謂二公導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也
予反覆讀之二公有代武王之說只得自以爲功史
乃冊祝以命于元龜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入
并是告啓籥即啓金滕之籥也太史占筮之書藏於
金匱旣取此書以觀筮文而未絨迨公歸乃納冊于

金滕以公歸二字細味之則諸史自將所祀冊與所
占書並藏於匱公亦未知其併藏此冊也旣云自以
爲功二公安得而知至群叔流言周公但告二公以
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亦不言此舉以明其心至
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盡弁命史開籥取占書以
觀災祥忽見周公所自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
乃始問諸史與執事對曰信有此冊公命我勿敢言
古人質直無緣二公知之詐以問諸史諸史嘗以告
二公詐言我勿敢言也王執書以泣曰始欲卜天變
之災祥今不必穆卜周公勤勞如此而我不及知此
固天大動威以彰公之德於是翻然悔悟天應昭格
大抵君臣不交則爲否君臣交則爲泰精祲旣乎呼

召和氣在一念之間使成王非自然而感悟豈能致天應如此其速前後本末分明如此首尾以二公爲辭蓋言周公不令二公知我之心二公亦不知周公有此舉也成王之知公天實啓之使二公果知周公有一此事何必遲遲二年之後待至天災巧爲設計啓王開之雖先儒有此說予不敢信

東坡非武王

坡公志林以武王非聖人且謂孔子曰大哉堯舜禹無間然蓋不足於湯武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以服事殷可謂至德夷齊謂武王爲弑君夫子予之其罪武王甚矣周公作無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有以哉坡公藉是立萬世訓則可所取證據則非也子曰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使夫子以放桀罪湯則伊尹不仁之尤者何以取之堯曰載二帝三王之道皆孔子所常言自三聖及湯武歷述昭告之辭有湯誓所不載者復據泰誓武成語以頌美之可見堯舜咨命湯武誓師同歸一道夫子得邦家猶是也衛公孫朝問仲尼學於賜賜以文武之道爲荅蓋夫子平日以此自任門弟子之所熟聞未始有文武之別其言三分事殷蓋明周家之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耳其說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傳注之訛樂載孔子與賓牟賈言武之聲淫及記商對曰非武音有司失其傳也若非失傳武王之志荒矣夫子謂萇弘亦有是言賓牟賈却問武遲之

又久子曰樂象成者也總于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
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公之治也以及周道
四達禮樂交通無非稱美武王之德業夫子特謂韶
樂美矣而音聲不失又爲盡善武樂固美而音聲失
傳未爲盡善使有慙德而象之武豈得爲盡美耶夫
子稱夷齊蓋以二子棄其國封與不食周粟而死視
景公有馬千駟貧富不同而民之所稱則在此不在
彼他日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終之以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因夫子與夷齊便謂加罪於武王可
乎周公之作無逸大抵以享國之久長爲言中宗七
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五十年
皆享國之久者成湯即天子位止十三年武王在位
止十一年所以終篇不及湯武公之告君奭以成湯
受命則伊尹格于皇天武王誕將天威惟四人昭武
王昌丕單稱德言伊尹四人之功則湯武可知立政
之告嗣王及成湯丕釐帝命武王率惟功不敢替
厥義德且欲揚武王之大烈周公之告成王果不及
湯武乎興滅國繼絕世此天下所以歸心坡心乃以
立武庚非武王本意謂武庚之必叛不待知者而後
知復引棄父事讎爲證如此則舜之殛鯀用禹亦有
可議者矣

權行守試

本朝職事官並以寄祿官品高下爲權行守試侍郎
尚書始必除權即真後始除試守行予考之漢試守

即權也年紀令吏二百石以上滿秩如真如淳曰諸
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為真食全俸趙廣漢守京兆
韓延壽守馮翊尹翁歸守扶風皆滿歲為真是守試
即權未得為真也權字唐始用之韓愈權知國子博
士三歲為真今以權與守試分真假全無意義

鼠璞卷終

